

沈从文小说选



沈从文 小说选

第二集 凌宇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沈从文小说选(第二集)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368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6 $\frac{1}{2}$ 插页 3

198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7,6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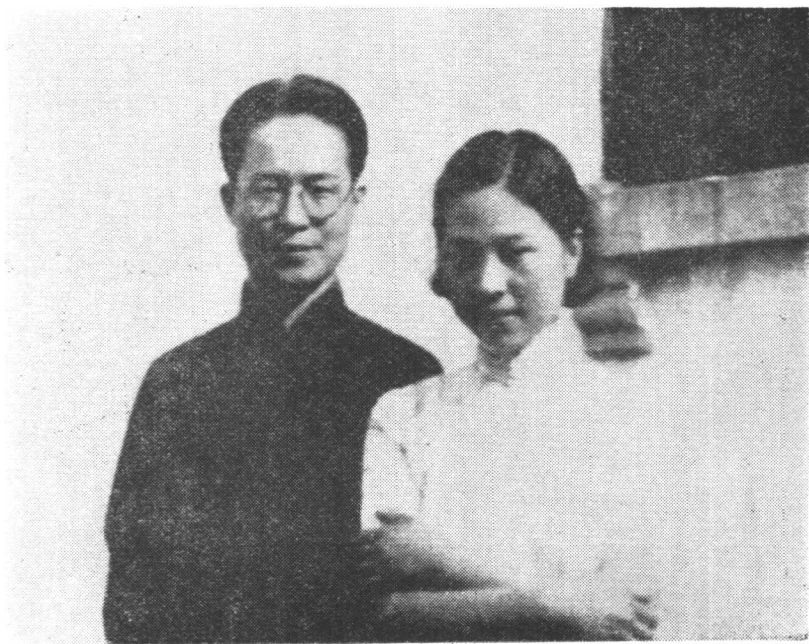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 10019·3349

定价 1.50 元



作 者 像

(内山嘉吉先生1956 年摄于北京)



作者和夫人 1935年摄于苏州

目 次

过岭者	1
失 业	7
顾问官	14
八骏图	24
新与旧	49
主 妇	59
贵 生	73
王谢子弟	97
大小阮	119
王 嫂	137
青色厖	145
阿黑小史	
油 坊	157
秋	167
病	179
婚 前	186
雨	156
边 城	207
劫余残稿	
雪 晴	294

巧秀和冬生 300

传奇不奇 317

长 河

题 记 339

人与地 345

秋（动中有静） 356

桔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372

吕家坪的人事 391

摘桔子 408

大帮船找码头时 422

买桔子 434

一有事总不免麻烦 448

枫木场 457

巧而不巧 472

社 戏 481

编后记 凌 宇 492

附 录:

沈从文主要著作年表 凌 宇 503

过 岭 者

××向西约四十里，有个杀鸡岭，长岭尽头，连绵不绝罗列了十三个小阜。接近长岭第五与第六个小阜之间，一片毛竹林里，为××第七区的一个通信处。

那地方已去大路约三里，大路旁数日来每日可发生的游击战，却从不扰乱到这方面来。

时间约在下午五点左右，竹林旁有个××交通组的通讯员，正在一束秫秸上坐下，卸除他那只沾满泥浆的草鞋。草鞋卸去后，方明白先前一时脚掌所受的戳伤实在不小。便用手揉着，且随手采取蔓延地下的蛇莓草叶，送入口中咀嚼。待到那个东西被坚实的牙床磨碎后，就把它吐出，用手敷到脚心伤处去。他四下看望，意思似乎正想寻觅一片柔软的木叶，或是一片破布，把伤处包裹一下。但一种责任与职务上的自觉，却使他停止了寻觅，即刻依然又把那只泥草鞋套上了。

他还得走一大段山路。他从昨夜起即从长岭翻山走来，不久又还得再翻山从长岭走去。至于那个岭头的关隘，一礼拜前却已为白军部队占领去了。

天气闷热而沉闷，空中没有一丝儿微风。看情形一到晚上必有雨落；但现在呢，却去落雨的时间还早咧。远处近处除了一些新蝉干燥嘶声外，只有草丛间青绿蚱蜢振翅啾啾的声音。对山山坳里，忽然来了一只杜鹃，急促的鸣着，过一会，那杜鹃却向

毛竹林方面飞来，落在毛竹林旁边一株枫树上。但这只怪鸟，似乎知道这毛竹林里的秘密，即刻又飞去了。坐在秫秸上的那个年青人，便睨着杜鹃飞去的一方，轻轻的喃喃的骂道：

“你娘个鸟的，好乖觉，可以到南京去作侦探，一个月拿薪水二百五！”

远远什么地方送来了一声枪响。假如在岭东呢，一只狗完事了；在岭上呢，一个有志气的人完事了。这枪声似乎正从岭上送来，给年青人心中加了一分重量。但这是随时会发生的事情，年青人却用微笑把这点分量挪开了。没有枪声，这长日实在太沉静了一点，伏在一片岩石后或藏身入土窟里，等到机缘过岭的人，这日子，打发它走去好象不容易的。

这年青瘦个子的通讯员，番号十九，为二十个通讯员中之一，还刚从岭东××第十区的宋家集子赶来，带来了一个紧要文件；时不多久，又还得捎一个新的报告向原来地方出发。

半月以来的战事，各方面得失不一。自从××××××××××七区政治局被炸毁，长岭被占领后，××方面原有的交通组织，大部分已被破坏，因此详细情况不明，全部转入混乱中。××总部与宋家集子及其他各地必须取相当联络，各方面消息方能贯串集中，就选定了这样二十个精壮结实的家伙，各地来往奔走。正由于技术上的成就，得到非常的成功，故××与国民党军事实力，比较起来虽为一与四，不但依然可以把防线支持原状，且从各种设计中，尚能用少数兵力的奇袭，使国民党蒙受极大的损失。××××，××××，××××××××，××，××，××。但一星期以来，自从向南那方面胜家堡与接近水道的龙头祖被人相继占领后，总部和各区的联络业已完全截断。作通信工作的，增加了工作危险与艰辛。番号第六、第七、第十三、第十五、第二

十，都陆续在半路牺牲了。番号第二、第四、第十，也失了踪，照情形看来或跌下悬崖摔坏了。番号第八被人捉去，在龙头咀一小庙前边枪决时，居然在枪响以前一刹那，窜入庙前溪涧深壑中，从一种俨然奇迹里逃脱，仍回到十区，一只脚却已摔坏，再也不能继续工作了。对于通信员的缺额，虽然总方即刻补充了预备员九人，但一些新来的人，就技术与性格而言，一切还需要训练与指导，才能配合斗争要求。因此一来，原有几个人工作的分量与责任，无形中便增加了不少。但这是革命！是残酷战斗！各人得咬着牙，在沉默里坚持下去，等待反攻转机。

小阜前边向长岭走去的大路，系由×共修路队改造过的了。这条路被某方面称为“魔鬼路”。大路向日落处的西方伸出，一条蛇似的翻山而去，消失在两个小谷坡边不见了。向东呢，为越过长岭关隘的正路。国民党将长岭占取时，所出的代价为实力两团。长岭关隘虽已被占领，然而这里那里尚每日发生游击战，便因为路被改造，某方面别动队在这种游击战中，一礼拜来也损失了三个小队。

那只杜鹃又开始在远处一个林子里锐声的啼唤时，坐在秫秸上的年青人，似乎因为等候得太久了一点，心中有些烦躁，突然站起身来。一只青色蚱蜢正停顿在他面前草地上，被惊动了一下，振翅飞去了。年青人极其无聊的向那小生物逃走的一方望去，仿佛想说：“好从容的游荡家伙，世界要你！”但他实在却什么也不想，只计算着回去的时节，所应经过的几个山洞。

竹林旁一堆乱草里，有了索索的声音。原来那里是一个土窟窿。土窟中这时节已露出一个小小头颅来了。那人摇着满是泥土、肮脏的小小头颅轻轻的说：

“兄弟，你急了！全预备好了，你来，你进来！”

年青的一个，知道即刻又要上路了。微笑着，走过草堆边去，与小头颅一同消失到那个草丛里的潮湿土窟中去了。

一会儿，他便又从土窟里钻出，在日光下立定了。一切都布置好了，他预备上路。

那个有着一颗小小头颅的角色，从草丛间伸出，望望天空，且伸举起一只瘦黑手来向空中捞了一把，很阴郁的说：

“到了七点八点会落雨的，这鬼天气！”

那一个年青人却用了快乐的调子低低的说道：

“算什么呢？我还得让这阵雨落下来，方过得了大坡。这雨打湿了一切，也会蒙着那些狗眼睛！”

小头颅诙谐的说：

“狗眼睛，羊眼睛，我告你，见了联四赵瑞，告他一声，他明天若来，要他莫忘记为我带点盐，带点燕麦粉！”

“他和慰劳队的一个杨八妹好熟，是老相好，三年不见面了，现在又碰头，糍粑一般缠在一块。他不同你说说过吗？”

“什么也不说。你呢？你是不是也——”

“嗨……伯伯，打仗嘛，还缠娘儿们，无出息。”年青人皱皱眉毛，做了一个不高兴的表示，不再作声了。

那小头颅也不再作声，却从土窟里抛掷出一个大红薯到年青人脚边。

“兄弟，吃了再走，时间还早咧。”

年青的却说：“我不要这个！”只一脚，把那红薯踢入草丛里不见了。

“你得等到落雨时过那个斜坡，八点到三区。今天十九，还可以赶得上××热闹的晚会……晚会中不是有慰劳队演戏唱歌吗？”

年青的开玩笑似的说：“自然啊！”

“你不想结婚吗？”

“我怎么能不想结婚？可是这是什么时候，说这个？……”过了一会却又问对方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呢，我今年四十三岁。这是二十三岁的人做的事情。”

“你可不要……”

“我要的是盐！”因为年青的那一个不说话，小头颅便接着又说：“可是你们晚会中一定有好些热闹节目……”

年青的那一个忍不住了，“什么晚会！那边每夜都摸黑，要命！……再见！”

那一个从竹林尽头窜入山沟中，即刻就不见了。小头颅尚在草丛中，向同伴所消失的方向茫然眺望着。

天边一角响了隐隐的雷声。云角已黑，地面开始动了微风，掠着草丛竹梢过去。

小头颅孤单沉默守在这个潮湿土窟里，已到了第九个日子。每日除了把过岭通讯员送来的秘密文件，或口头报告，简单记下，预备交给七区派来的同志带走；且或记录七区特别报告，交给第二次过岭者捎回以外，就简直无事可作了。带着一点儿“受锻炼”的意义，被派到这土窟里来的他，九天以来除了在天色微明时数着遥遥的枪声，计算它的远近，且推测它的得失，是没有别的什么可言的。

日头匆匆的落下时，沿岭已酿了重云，小头颅估计那一位必从山沟爬到了长岭脚下，伏在大石后等候落雨，或者正沿着山洞悬崖爬去，雷却在山谷中回环响着。忽然间，岭上响了枪声，一下两下，且接着又一连响了十来下，到后便沉默了。明白显然，那个年青人已被某方面游动哨兵发现了，而且在一阵枪声中把

那一个结果了。小头颅记起了先前一时年青人口传来总部命令中一句话：“从长时期残酷斗争里方可见到一点光明。”

于是他设想“长时期”的含义，什么是光明，向光明走去的一路上，可见到些什么，还会出现些什么新事情，一串记忆爬到了这个小小头颅中脑髓皱褶最深处。

……围城，夜袭，五千人一万人的群众大会，土劣的枪决，粮食分配的小组会议，特工团的解决；又是围城，夜袭，……大刀，用黄色炸药作馅的手榴弹发疯似的抛掷，盒子、手提机关，连珠似的放，拍……一个翻了，匍……一堆土向上直卷，一截膀子一片肉在土壤上贴着。又是大会，粮食分配……于是，交通委员会的第七十一号命令，派熊喜到××第七区第九通信处服务，先过××××处弄明白职务上的一切。

××××，×××××，××××，××××，××××××，××××××！

雷雨沿长岭自南而北，黄昏以前雨头已到了小阜附近，小头颅缩回土窟中时，借着天空微光尚看得见土窟角隅一堆红薯的轮廓。小头颅想起了那个被年青人一脚踢到草丛里的红薯，便赶忙爬出土窟，来搜索它。

××××，××，×××××。××××××，××××。

大雨已来了，他想：“倒下的，完事了，听他腐烂得了。活着的，好歹总还得硬朗结实的活下去！”摸摸自己为雨点弄湿的光头，打了一个寒颤，把捡收的红薯向乱草丛中那个土窟窿抛去，自己也消灭到那个土窟里，不见了。

1934年8月22日载天津《大公报》《文艺副刊》95期。

（当时忌讳，删去的用×代替，恐失原意，不再补充。）

失 业

还不是忙的时候，局子里怪清静，人怪闲。新近接事不久的长途电话局管理员大忍，坐在墙角隅，管着那个传递文明的古怪机器——白瓷盘儿、铜条子儿、钉儿点儿、线儿丝儿，以及一串小灯泡，心中纳闷。他有点睡眠不足，消化不良，又似乎正在生谁的气。是的，他有点生气。一份新的生活压着他很沉重，很紧，他为这个生气。他正在写他的日记，记载昨天下午一个兵士打电话催烟款，和商贩相骂的一段情形。军人与烟贩合作，把毒物派销到县里，商人照例得个二八回扣。到时烟款不能缴足，一面急于要钱，一面无从设法，结果两面从电话里说不清楚，只得破口大骂。——就是那么回事！和这种事相差不多的，每天有一件两件。

那日记上写着一片胡涂的言语，写了一段，他自己看看，很生气，还打量继续写下去的也不再写了，就顺手把前些日子写下的翻开来看看。

……说不明白是什么气运，我竟会来到这小县分里作电话局管理员。做这件事得有多大一个肚子，才装得下所受的闷气！这也是人干的？纵横数百里内牵上从外洋来的铜丝，各处冲要地方装上这种复杂接线机同电话机，“哈啰”，“哈啰”，“好呀”，“好呀”，工程师把“文明利器”装好，通了话，全无毛病，回省城同哇哇洋行办交涉分回扣去了。于是这方面择吉开张。县长、传达、肉铺掌柜的、王三家股

子老婆、娘娘庵尼姑，不拘哪一位掏出两角钱，“先生，你背章程给我听，我要接……”“我这里只八十四个铜子，少四大枚，先生，你做好让我几个钱，接一接，我少说句话吧。”你要他自己读章程吧，不成，教育还不普及，王大娘不认识字。你要把钱凑足数罢，可怜的事，宋三嫂子那八十四枚还正是各处凑来的。衙门的事更不好办，接慢了，那县公署传达会打官腔说你“延误公事”，哪怕算印子钱也是公事。还有军队里大爷们的电话，一开口就是：“接线的，你妈个东西，耳朵被鸡巴塞住了？”告他耳朵只是被嘴上的话堵住吧，那就有数。好好的告他原因，这些人可不是要明白原因的人。这是些日常挨骂挨打，立正站岗，剿匪骂娘，每月领三块四毛饷项，毫无正当职业，古里古怪活在中国叫作“副爷”的人物！中华民国南北各省，有上百万这种人物，鬼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，对国家有什么用处？

这是训练人明白做中国人的一个真的大学校。我应当学下去，我应当忍劳耐苦学下去。这职业将告给我中国是什么样子，有些什么。想在中国活下去的人，得明白多数人如何在那里活。……

管理员大忍，还只是个年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，刚从省立高中毕业，毕业后不即升学，一脑子事业理想，一脑子工作热忱，一脑子书生气。恰好省里注重建设，长途电话网刚装好，公开招考职员，六百人中拔取三十名，那么拔萃拔优挑出来。中了选，才分发到这小县城来办事。多少人羡慕这个有保障有出息的好职业，多少人希望这位置却抢不到手！

事实上呢，这职业很可说是宜于为其他人羡慕的。如象那种愿意在社会上多学点、有勇气准备认识“人生”、而又期望将来用他的脑子同手过写作生涯的人，对这种人，这真是再好没有的机会了。请想想，难道还有别的人比这个长途电话局管理员的耳朵更有人生经验？这是一个地方腐烂的灵魂交换总机关，什么下流话下流事瞒得过接话人？什么新鲜古怪事情不知道？尤

其是那几个衙门，凡关于衙门里的玩意儿，贿赂，舞弊，以多报少，作奸犯科，打官司讨价还价，……一切不名誉而在目下中国又公认为极其自然的种种事情，需要由电话中打商量办交涉的，谁都明白这事瞒天瞒地，可不能瞒电话局的办事人。

也就因此，一县里各机关全愿意同电话局要好，把电话局办事的当做个心腹知己，对管理员虽时常一面无理麻烦，一面还是客客气气。

至于平民，则这些人正因为无知识，还不配使用这个文明利器，虽事事同管理员打麻烦，然而对于管理员也怀了一种畏惧，正如同他们对于邮政局电报局的办事人员一样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电话局虽两毛钱一回给他们传话，却可以管住他们说话。用“没有空线”和“时候到了”对抗那种好麻烦的人，不管你是乡巴佬或是城里人，奈何他不得。使电话局职员束手的是兵，但兵的事情却全盘在电话局管理人手里。

这管理员想起昨天军队剿匪的报告，心里大不舒服。看看时间还差三点多钟方有生意忙，就走出了办公室，到外面去看看街。电话局对面一家面粉铺，一个大胖子掌柜站在一张板凳上，小学徒扶着凳脚，正准备作周年纪念大减价的纸招。几个无事混的闲汉子，皆在街上袖手看热闹。街东有一个水塘，一个妇人正赶鸭子过街，似乎送鸭子下水。一个穿灰军装的副爷忽然从弄里跑出来，装作很惊讶的神气，对那五只鸭子看了一会，看中了意后，又看看妇人，估计出了办法，便很勇敢的大踏步走过去追赶那鸭子，一面说：

“嗨，老子哪里不找到你，你这扁毛畜生会飞，居然飞到这个地方来了！”

妇人一看情形不对，就跟着兵士身后追数：“怎么，怎么，副

爷，你抢我鸭子！不成，这是我的！”

兵士眼尖手快，其时已捞着一只白毛鸭子的颈子。“这是我的！你偷我的鸭子，我要问你个收买赃物的……”

妇人尖声的大嚷：“不成，不成，副爷，你不能拿走，这是我的！我亲手养大的！”

那兵士也便同样大声嚷着：“你养大的，是你肚子里养大的？你个婊子婆娘，偷了我鸭子，还说谎，同我过东岳宫去！”

东岳宫是十殿阎王的衙门，如今却正驻扎有川军四十五军百×十团队伍。妇人稍稍楞了一阵，那兵士趁机抱着鸭子装着气愤不过，却走去了。妇人于是坐在塘边地上幽幽的哭将起来。看热闹的汉子走过妇人身边去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有些还笑笑的。妇人拭去眼泪，却和一个熟人说起这件事情。熟人怕事，看看四边，“嫂子，算了吧。鸭子又不会说话，到衙门找包公也不济事！戏台上包公可不管我们城里事情！”

电话局那一个也走过妇人身边去，妇人却不哭了。有谁开口问：“这鸭子可真是你的？”

妇人说：“怎么不是我的！五只一伙儿，可不是一模一样！”

“是你的你去要回来！上衙门喊冤去！”

“我去，他们会打我踢我。我怕他们打我。算了，青天白日见鬼。”妇人仿佛用宿命观安慰着自己，一面便轻轻的骂着：“粮子上人全是抢匪、强盗、挨刀砍的、枪打的！”接着且扬起响竿，口中喽喽喽赶着那其余几只鸭子下塘去了。

电话局管理员本预备问问妇人，见妇人情形便不再说什么，就走回局里去。

回到电话机旁时，他心里想：“这女子一定是个土娼，夜里兵士抱了鸭子来睡觉，占了便宜，大白天又把鸭子捉回去，不然岂